

第五十九回 點總裁鄺相榮顯 探疾病韓氏泄言

卻說鄺相對韓氏曰：「朝廷如此重用，我亦要再作兩三年官，報答皇上知遇之恩，伺有賢臣出頭，我方設計改裝。今若改裝，朝中無賢臣料理餉政，朝廷必然發惱，加之我現欺君罔聖，凌辱大臣，二罪重大。況女兒為官，鐵面無私，大臣多是劉捷餘黨，倘懷覬覦，定然了一同報怨進諫，我死罪難免。且白面書生雖蒼頭白鬚，尚欲赴考，爭奪一領青衫，以為榮顯，怎及女兒右相的威風，故即為此亦要享用三年，然後改裝，女兒不慕色慾何妨？」韓氏笑曰：「皇甫郎前娶劉氏，威風太過，正當再緩三年改裝，使他後來悔起，求近反遠。」只見奴婢報曰：「外邊梁相使人來催鄺丞相回去收拾物件，恐朝廷來早欽點總裁，一時收拾不及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可對來人說，我在此請酒，少停便回，可把我的名片付他回覆梁相。」奴婢領命退出。

當下鄺相向前，攜住方便之手笑曰：「嫂嫂見我男裝畏忌，不敢與我同坐麼？」方氏即便坐在下位，笑曰：「我前日偷看，雖認得是姑娘，只是官威有些怕人。」麗相曰：「若無官威，如何瞞得朝中君臣。」奴婢呈上酒席，滿門男女五人同飲。方氏問曰：「難得姑娘好膽量，敢到北京，路途數千里。我雖將門之女，說到北京，已覺心驚。」麗相即把遇著康若山代捐京監約略說明，對父母曰：「我已將義父母自上年搬到相府孝養，豈有親父母竟不相認？實恐泄漏取罪，不便正言。」孟嘉齡之子名孟魁，外面游耍進房，此時孟魁年已五歲，頗知人事，見其母同一官員飲酒，遂呆呆視望。鄺相認是姪兒，即起身抱在膝上曰：「且喜姪兒長大。」方氏曰：「孩子家身體污濁，不可損壞姑娘衣袍，快快下來。」鄺相曰：「不妨。」孟魁還是呆看，鄺相笑對孟魁曰：「賢姪不認得姑娘。」又謂方氏曰：「賢姪眉清目秀，定是書香一脈，日後必是高官，真乃家門有幸。」方氏笑曰：「不敢望高官，只願學姑娘作宰相便好。」眾皆大笑。鄺相取過兒樣可口與孟魁吃，方才放下。韓氏謂鄺相曰：「今後若使人往請，不可不來。」鄺相曰：「女兒義父母尚要孝敬，何況母親呼喚，怎敢不來。但不可使皇甫郎知道，若有泄漏，難怪女兒不來。」韓氏曰：「這個說得有理，但皇甫郎情意雅好，累他懸望，於心不忍。」鄺相曰：「皇甫郎我常與他對飲言歡，情勝夫妻，況有畫圖，他自不省，還算女兒情厚。」韓氏曰：「說得也是。」此時日已西斜，即便辭席，又轉韓氏診脈，再派兩劑藥方，才起身對父母曰：「在眾人面前，當照常禮數，方不被人看出。」孟士元稱是。父子送鄺相去後，入內即換大小奴婢，吩咐倘有泄漏鄺相相認事，即便打死。眾奴婢領命。

且說鄺相回府入內，梁相坐在後堂，鄺相上堂見禮。梁相曰：「來日乃欽點總裁日期，我與孟龍圖年老，朝廷必點賢婿為大總裁，我故差人催你回來收拾物件。你因何至今方回？」鄺相曰：「小婿已囑令媛收拾齊備，因孟公之妻病體稍安，留飲難卻。延至今方回。」梁相曰：「既已收攬便好。」鄺相入內，來見素華，密說相認之事。素華大喜曰：「我一時不敢言，老爺夫人與小姐乃天性至親，理當相認，免得雙親憂慮。今日相認，正合倫理。」鄺相曰：「姊姊一向疑我不孝，拋棄雙親，卻不知一旦相認，定然泄漏機關，為害不淺。」素華曰：「老爺夫人定為你秘密，怎能漏泄。」鄺相曰：「今既相認，待漏泄後，姊姊方知費見事之明。但不知入場物件可曾收拾否？」素華曰：「收拾齊備。爹爹恐你忘記收拾入場物件，特使人催你回來。」是晚安寢。

到次早，梁相翁婿進入朝房。五更三點，鐘鼓齊鳴，成宗臨朝，梁相翁婿率領百官翰贊畢。分立兩班，梁相鄺相分坐左右繡墩。值殿官喝曰：「文武官員有事啟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只見一位官員俯伏奏曰：「禮部尚書姚東山有事啟奏。」帝曰：「何事？只管奏來。」姚東山奏曰：「本年乃皇太后六旬萬壽，又恩科天下舉子進京赴試，二月初六日乃是欽點總裁日，請陛下欽點總裁，以便初八日進試。」帝笑曰：「何必別點，鄺相乃飛虎大將軍，豈有人才學勝他理？」即點右相鄺君玉為大總裁。鄺相俯伏奏曰：「臣年輕艱撻勝任，請別點賢能為總裁。」帝曰：「先生才學清廉，朕所深信；不必推辭。」鄺相領旨。帝再點禮部侍郎歐陽贊為副總裁。二人領旨，立即出朝上轎，各回府收拾行囊。

且說鄺相回到家堂，景夫人問曰：「賢婿此回，莫非點著總裁麼？」鄺相曰：「正是積蒙聖恩點為正總裁。」景氏喜曰：「若點你岳父為總裁，長婿即要迴避嫌疑。今點賢婿，長婿功名有望。」鄺相曰：「襟文博學，合應高中，岳母何須過慮。」即入內謁素華曰：「吾今得為總裁，門生滿天下願足矣。」遂著家人押行李起身，自己上轎遞闌。眾考官遮接入內封門，從此直到出榜後方得開門，不表。

且說韓氏夫人自認女兒之後，病體既已穩安，然病久衰弱，畏風不敢阻房。因媳婦方氏又懷孕，日夜嘔吐，臥牀不起，孟嘉齡告假回家，煎藥侍奉。家中奴婢無人約束，喧嘩不堪。韓氏謂孟嘉齡曰：「我受風不敢出，媳婦卻又懷孕，奴婢無人約束，我意欲請蘇大娘前來管理家事。」孟嘉齡稱是。只見奴婢報曰：「忠孝王在外，要入內請安。」韓夫人對兒子曰：「可請他遞來。」孟嘉齡出接忠孝王。忠孝王問：「弟要遞房與岳母請安，還求內兄引進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多蒙妹丈費心，弟鑿引進。」二人入內。那韓氏已起，坐在牀上。忠孝王拜見畢，與孟嘉齡見禮坐下，奴婢獻茶。忠孝王問曰：「聞得岳母此病乃鄺相醫好的。」韓氏曰：「正是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岳母細認。可是令媛改裝否？」韓氏乃誠實人，不敢瞞騙，停了一會，方答曰：「卻是面貌相似，並非小女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我亦道若是令媛，亦不敢如此大作弄。但不知他見岳母可有驚慌異容麼？」韓氏曰：「並無異容。」忠孝王曰：「看來不是令媛。」韓氏曰：「果然不是。但我有一事，正要請賢婿前來。」遂把自己畏風不敢出房，媳婦懷孕嘔吐不離牀，欲請蘇大娘前來暫且管理兒日家務之事言明，道：「侯老身或媳婦滿體稍安，即便送還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小婿家中亦是蘇大娘料理，卻是時刻難離，既是岳母欠安，小婿即送蘇大娘前來。候岳母壯健，再請蘇大娘到舍未遲。」韓氏曰：「極好，來日遣人押轎前往。」忠孝王稱是，就在房中與韓氏吃點心，說些閒話，辭別回府。

適值老王夫妻同蘇大娘在殿上閒談，忠孝王見禮坐在旁邊，說明前事。蘇大娘曰：「既韓夫人婆媳患病，理當前去。」太郡曰：「侯親家母病痊，我即使人請回。」劉燕玉向前曰：「來日妾隨大娘同去請安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岳母婆媳俱各患請，無人陪侍，你去更覺不便。只是蘇大娘去罷。」蘇大娘卻入內收拾自己對象。

到了次日早飯後，孟府使人下帖押轎來請。大娘辭別眾人，上轎前往。家人押住，瑞柳跟隨轎後，來到孟府，從中門進內。方氏勉強同孟士元父子迎接坐下，說些套話，大娘就請方氏回房養息，然後進房。韓氏下牀，迎接坐下，奴婢獻茶。蘇大娘問曰：「聞得夫人貴體欠安，乃鄺相醫念，未知鄺相果是小姐改裝麼？」韓氏意欲實說，又恐蘇大娘泄漏，躊躇不答曰：「哪裡是小女，這等造化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我亦料小姐哪有如此膽力，故鄺相雖屢到王府，我從不曾窺視。但可憐小姐不知生死。」韓氏曰：「

小女免不得自有相會之日。」蘇大娘曰：「蹤跡全無，赤難料必定相會。」韓氏遂不言，即把家事錢債鞭杖交付蘇大娘執掌，曰：「倘女婢不服，任憑鞭打。」蘇大娘即吩咐眾婢，各要用力作工力儲不守孝分並喧鬧，立即鞭打。眾婢肅然。

是晚眾婢小心服侍大娘，府中還有三個幼婢，即備些酒菜，與瑞柳同飲。三婢向瑞柳曰：「我們四人年紀彷彿，何不結拜為姊妹？」瑞柳曰：「結拜極好，只是務要立誓，凡事真言無證方好。」三婢稱善。四人當天結拜，立下重誓，另再飲酒，盡歡安寢。

次日早飯後，大娘陪伴韓氏在房間談王府家中事務。韓氏見瑞柳在旁，恐有泄漏，乃對瑞柳曰：「你何不往外邊游耍，在此無事。」瑞柳心內明白，必是要說什麼機密事情，恐我回去多嘴。即退出房外，壁邊竊聽。蘇大娘探頭見瑞柳立在旁邊，責曰：「不去游耍，在此聽什麼？」瑞柳曰：「小婢恐大娘喚叫，理當伺候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我若有事，自有女婢差遣；你不必伺候，去罷。」瑞柳領命，假意退出，從外邊兜土大轉彎，仍在內房後竊聽。

且說韓氏問曰：「王府待你若何？」蘇大娘曰：「若說老王父子夫妻，待我真是恭敬。」韓氏曰：「恭敬便好。倘若怠慢，你即回來，休被他藐視。」大娘曰：「王府眾人俱皆恭敬，只有江三嫂小人志見，忠孝王禮待劉氏，他即靠是乳母，便小人得志。」就把他欺藐等情說明，道：「我知他乃小人氣概罷了，瑞柳小婢偏不服他，屢次與他爭競。我常歎小姐無福，故使劉氏得為夫人；若我家小姐回萊，劉氏就是偏房，江三嫂亦不敢放肆。」韓氏自思，蘇大娘與我同心，諒無漏泄，怎好欺騙。乃對蘇大娘曰：「你出去看外邊有人否？」蘇大娘出房秘看，仍進房內曰：「外邊並無人影。」韓氏笑笑，低聲說：「鄙相便是小女。」蘇大娘曰：「你怎知其詳？」韓氏就把初五日相認之事說明。蘇大娘低聲曰：「既是小姐，何不及早完親？」韓氏就把怪忠孝王娶劉氏用八座大轎、半朝鑾駕之事言明，道：「我亦為此事激出病來。女兒貪圖首相榮華，再過三年方肯改裝。」蘇大娘曰：「若不改裝，終身何如？」韓氏曰：「忠孝王戀新棄舊，且自由他。」大娘曰：「謝天謝地，小姐已有著落，我亦可免憂慮，只是難得梁小姐，二女成婚，竟無怨言，不知何故？」韓氏曰：「前日勿惶之間，不及問此事，待他出闈，再問未遲。你若回王府時，切不可言及此事，恐小女即不便來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我從未多言。這女婢瑞柳甚是多言，切勿使他知道。」

且說瑞柳在內屏後竊聽，二人低聲，聽不分明，只聽得蘇大娘說：「謝天謝地，小姐已有著落，我可免憂？」後邊言語聽不分明。瑞柳暗思：方才要說話，怕我知道，蘇大娘又說此話；待我今晚設計問房中女婢，便知實事，好回去裏知忠孝王，與孟小姐完親。那時劉氏見孟小姐即當叩拜，江三嫂見我大娘亦當跪拜，看他還有威風使勢的麼？

到了晚間，與三婢飲酒，瑞柳故意甜言蜜語，與三婢說得投機，乘勢問曰：「聞得你家小姐與夫人相認，未知幾時相認的？」那兩個女婢答曰：「我家小姐一向無蹤，豈有相認之事。」只有一婢為人誠實，答曰：「只因醫病。」那二婢忙向他丟個眼色，那婢就改口曰：「並無相認之事。」瑞柳知有毛病，即正色曰：「我們昨晚結拜，立下千斤重誓，此事夫人日間親對我大娘說的，已經相認，你們還不實說，不怕鬼神譴責，枉與你們結拜。」三婢只道是真，只得答曰：「非是我們奸詐隱瞞，實因老爺夫人吩咐，若有多言漏泄相認之事，即便處死，故不敢實說。」瑞柳立誓曰：「你們若將實言告知與我，我倘有泄漏，日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三婢見他立誓，遂把五月初五日夫人詐跌地昏迷及相認等情言明，並再囑咐曰：「你外邊切不可多言。」瑞柳稱是，心中暗喜。

到了次早，急要回府說知，使江三嫂失勢，詐對蘇大娘曰：「這兩日天氣頗熱，棉衣穿不得，小婢回王府取夾襖便來。」蘇大娘喝住曰：「不要多事，袂衣就向眾姊妹借用，不用回去。」瑞柳只得退出忍耐，候一同回府說明。

單言韓氏謂蘇大娘曰：「我欲備四盤異樣小菜，使僕婦送去梁夫人，稱是感念鄙相治病之恩，特送小菜與梁夫人下酒，就囑咐僕婦細看梁夫人生得如何，為甚首嫁女兒，並無怨言？」蘇大娘曰：「夫人此計極妙。」韓氏令女婢著廚房備四色新奇小菜，椒料炒好，送進與夫人看過，用籃盛著，差家婆同狄春燕帶貼送往。韓氏囑其面見梁夫人，看他生得怎樣？春燕領命，帶了名貼禮單，直到相府來見門官，說明詳細，門官報進，此時鄙相入闈，素華閒暇無事，與二姨娘在後花園看花，女婢執帖報曰：「門官說稱孟龍圖之妻韓氏，感念鄙相治病之恩，特差婢僕送四盤小菜，與梁夫人下酒，並要速來叩謝。」那德姐，柔娘笑對素華曰：「夫人好命，嫁得相國丈夫，蔭你做一品夫人。卻又會行醫，送待小菜謝禮，夫人真好受用。」素華暗想，若使你嫁此中看不中吃的丈夫，只怕要氣殺了。回思孟小姐尚可父兄在朝堂，旦夕相會，我豈不可一見僕婢。就令女婢把來人喚進。

未知狄春燕說出何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